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020

3442

洪有 豐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洪有豐著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敵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督望速圖恢復詞

懸擊
于窮敵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恐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權所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初版

飛利二年國難後第一版

(九八五)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洪有豐

發行者兼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凡例

一本編命名爲圖書館組織與管理者。列舉組織與管理必要之方法。俾讀者皆瞭然於圖書館之建設與運用。而圖書館之效果。得昭著普及於社會。則編者之望也。

一本編權衡輕重爲立言之標準。故篇目之分合。敘述之繁簡。與他種譯著本頗不同。讀者詳之。

一中國圖書館庋藏。當以中籍爲多。而晚近譯自歐美。或採及東鄰者。所述方法。未必盡適用於中籍。本編力矯舍本逐末之弊。於中籍處理方法。敘述尤詳。期可有實際之應用也。

一中籍之分類裝訂等問題。近研究圖書館者。曾有新意見發表。編者不願爲極端之主張。於舊法亦不欲過爲屏斥。以爲此等問題。殊有參酌之餘地。但憑理想所及。輕事更張。實事必多阻礙。故不敢苟同也。其詳具載編中。

一圖書館學在解決圖書館事業設施上之種種問題。與他種學術有各殊之點。故本編

不欲多爲空泛之理論。武斷之批評。而於關於圖書館學之實事。特廣爲搜集。以餉讀者研究參考之資料。任其自行抉擇。想爲明達之所許乎。

一本編文字但求明白顯暢。易於了解。然蕪雜複沓之弊。在所不免。閱者諒之。

一本編承朱家治江彥雍施廷鏞諸君爲之參校。殊多匡糾。益友之惠。合附誌焉。
一編者學識謙陋。又羈於職務。倉卒編纂。舛謬殊多。偷荷方家。不吝珠玉。加以指正。尤爲

愴感。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目次

自序

凡例

第一章 圖書館學之意義	一
第二章 圖書館與教育之關係	二
第三章 圖書館之沿革	五
第四章 圖書館之種類	九
第五章 創設與經費	二十九
第六章 建築與設備	三五
第七章 館員與職務	六一
第八章 參考部	七六
第九章 選購	八五

第十章 鑒別	九七
第十一章 登錄	一〇一
第十二章 分類法	一〇九
第十三章 編目法	一一九
第十四章 出納法	一二三
第十五章 裝訂修補法	一二五
第十六章 目錄學	二三八

圖書館組織與管理

新安洪有豐範五

第一章 圖書館學之意義

圖也者。以目見之。有形物及想像之無形物。寫而狀之。故天地之形勢。萬物之名象。皆以圖爲之表現。書也者。以文字記載事物。故古今中外史蹟學術。皆以書爲之留傳。然圖也。書也。相輔而行。古人有謂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誠至言也。古之學者。左圖右書。未嘗有偏重。後世之學。驚空虛。騁辭說。而圖之用漸荒。典籍之紀。但聞有書。宋鄭漁仲深慨言之。夫以鄭康成之學。而憑文字以求。則婆尊詰爲鳳舞。至於鑿背之犧既出。而王肅之義長矣。以孔穎達之學。而就文義以解。則江源出自岷山。至金沙之道既通。而緬志之源遠矣。此無他。蓋無圖也。現今學崇實際。地理博物等及其他科學之研究。尤未可偏廢也。圖書館者。圖書之府。卽圖書薈萃之所。曩公家稱之曰某閣。如石渠閣、文津閣等。或曰某院。如崇文院等。而私家所稱。大都曰某樓。如鐵琴銅劍樓。傳是樓等。或曰某堂。

某齋、某廬。如萬卷堂、持靜齋、結一廬等。亦有名閣者。如汲古閣等。表面既無圖書二字之表顯。亦未有以館名者。迨戊戌政變。崇尚新學。日本名辭流入中華。始有是稱。至宣統時。頒布圖書館制。而名始著。館之義何居。館、客舍也。有止宿授餐之義。圖書館以庋藏圖書。供衆閱覽爲職志。古人所謂寢饋其中者。揭稱以館。其旨斯顯。揆諸邏輯。名實相符。此其名稱之淵源也。但圖書之功能既如上述。則圖書館所集。無異聚古今碩學鴻儒於一堂。天地萬物形象於一室。吾人苟有所求。均可如願以償。然圖書之在館。猶五金之在礦。愈採愈深。則所得愈多。而貢獻於社會國家也亦重。反之不自採取。不能發顯其功效。故圖書館對於圖書。若何處理。對於閱覽者。若何指導。以及一切事業。若何推廣。若何改進。研究其原理。而應用適當之方法。此種學術。是謂之圖書館學。

第二章 圖書館與教育之關係

欲明圖書館與教育之關係。首在明乎教育維何。教育要點。在增進個人之知能生長。當爲學者所公認。然知能何爲使其生長。胡居仁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處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上得之最多。講論上得之尤速。

思處上得之最深。行事上得之最實。然此爲分別言之。固各有不可偏廢者。試挈其輕重而論之。則吾人知識。強半得之於書。而所資於書者。尤爲先務。雖有講論思處。行事所得之知識。若不讀書。則見聞必狹。智慮必淺。況講論思想兩者。不能在虛無空洞之間。而行事之經驗。無主宰判斷之思考能力。所得亦至有限乎。胡氏以最多之功歸之讀書。誠有識者之言也。圖書館爲圖書之海。其於教育關係重要。綜上所述已可概見。更列舉其與教育各方面之關係以申明之。

一使現受學校教育者得輔助其知能之生長

學生之知識得之於學。學之道匪惟徒恃教師之教也。蓋教者不過以其所得。爲學者之指導。略示門徑。俾自造詣。若囿於所教。不能參互旁證。深求義蘊。固無登峰造極之可期。則其所已學者。亦未必真有逢源自得之功效也。故學生之求學時。當就所學。觸類引伸。精益求精。使疑者決之。狹者廣之。而決之廣之之法。端賴圖書爲參考。

二使已受學校教育者得繼續其知能之生長

凡人既受學校教育之後。若故步自封。保持所學。自謂已足。而不能溫故知新。力求並進。學

業固無向上之功。抑有荒廢之慮。而尤以任教授之職務者爲最要。蓋教者爲學者之導師。若於一種學術無精深之研究。則於諮詢問難時。應付必多謬誤。故闡理暢義。曲徵例證。不可無參考之勞。況際茲學術日新。昔之所學或不適於今。而致陳腐之譏。尤不得不力求增進。增進之道。教材之源。厥惟圖書矣。

三使未曾肄業學校者得增進其知能之生長

未曾肄業學校者。有爲績學宿儒。則於所研究之國故及其他學術。當需圖書以資參稽。至因年齡程度經濟之限制。不獲肄業學校者。更不得不謀增進學識之方。而圖書館可供給其需要可爲其自修之所。固無論男女老幼。程度深淺。皆可享受其益。昔美國法蘭克林克羅克士。幼年失學。賴圖書館以補習。卒成一代偉人。此顯著之事實。故世人目圖書館爲平民大學。良有以也。

由上言之。圖書實具有使教育生生不已之功。而圖書館爲圖書之源泉。與教育之關係。更無待贅言。至於圖書浩如淵海。寒士無力購備。而圖書館可以供給。社會消遣乏所有。墮落人格之危。而圖書館可以陶冶性情。養成高尚思想。尤其餘事也。

第三章 圖書館之沿革

圖書館源於藏書。考諸載籍。周有藏史典簡冊。實已肇其端。秦皇下令焚書。然所焚爲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而非博士官所職者。特愚黔首計耳。蕭何入咸陽。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是秦亦未嘗無藏書也。漢興除挾書之禁。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孝武世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校讐之。七略所奏。大凡三萬三千九十九卷。王莽之末。焚燒無遺。光武中興。篤好文雅。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明章繼軌。親臨講肄。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載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魏晉六朝雖代有鳩聚。然變亂相尋。旋積旋散。隋文帝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至唐開元。藏書最

盛。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唐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採。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宋遼貴監。運東都。浮舟泝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元宗命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无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頌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旣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衛。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尙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

校讐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焉。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名曰祕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從臣及直館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羣書。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祕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祕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於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旣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爲祕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爲祕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爲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哲、徽、欽四朝。最其當時之目。爲部六千七百有五。爲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

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館閣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遼金北起。文獻凋零。遼太宗取晉圖籍。歷象石經。而北去。興宗時編纂史書。道宗時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命諸儒臣校讐。金太祖以宋圖書與大軍北還。章宗詔求遺書。置宏文院。譯寫經書。泰和元年廣搜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爲贍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值之半。定祕書二人。爲掌經籍之官。是遼金雖起自漠北。而入關以來。亦知搜求典籍。以掩文化之陋也。胡元蹶起。奄有中夏。世祖改經籍所爲宏文院。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括江南諸郡書板及臨安祕書省書籍。詔取杭州等處書籍板刻至京師。文宗立藝林庫。專一收貯書籍。逮有明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入元都。收圖籍。致南京。復詔求四方異書。設祕書監以掌之。永樂時。文淵閣藏書有缺略者。召禮部尚書鄭錫。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且曰。書籍不可較價值。惟其所欲與之。更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採摘不廣。紀載太

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

二年十一月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上覽所進書。尙多未備。復命太子少保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與解縉重修。另以王景等五人爲總裁。鄒輯等二十一年副之。又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在外郡縣學能書生員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與其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五年十一月進呈。改名曰永樂大典。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燬。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國楨所謂重錄本。卽翰林院所貯。乃不言翰林而言他所。是初寫時本藏大內。清朝乃移於翰林院。後移貯於文華殿。庚子一役。除大半流散他國外。京師圖書館尙保有之。然總數不滿百冊。曷勝痛惜。此雖無關於圖書館之沿革。然爲有明一代之鉅製。天壤間罕見之書。於吾國文化至關重要。故並述之。十九年命陳循將南內文淵閣書各取一部至京。計取書一百櫃。載以十艘。又遣官四出購買。故閣中所積書。計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蓄積之富。前古所無也。清時特

將宋金元明等板書籍藏於乾清宮東之昭仁殿。御題曰天祿琳瑯。命侍臣輯天祿琳瑯書目。珍藏之別。宋金板用錦函。元板用青絹函。明板用褐色絹函。至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書籍。歷十年而成。計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冊。一千二百八十二部。七萬六千七百五十七卷。繕寫全書四分。建文淵閣於清宮。文溯閣於奉天。文源閣於圓明園。文津閣於熱河行宮。以藏之。又以江浙爲人文淵藪。繕寫全書三分。分庋於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杭州聖因寺行宮之文瀾閣。諭士民有願讀中祕書者。許其赴閣檢視鈔錄。俾資蒐討。並諭有司不得勒阻留難。是又由儒臣閱覽而進及於士庶矣。咸豐間英法聯軍入京。圓明園燬。而文源閣同歸於燼。迄洪羊倡亂。文匯、文宗、文瀾三閣相繼淪亡。惟文瀾閣之書。事平後經杭人丁丙搜集遺佚。幸得三分之二。清末漸興新政。民智日開。光緒三十一年湖南始有公立圖書館之倡。天津南京繼之。宣統元年復有人奏請將文津閣之四庫全書及內閣翰林院圖書。設一大圖書館於京師以藏之。嗣學部頒圖書館制。而保定、山東、河南、陝西、廣東、吉林、黑龍江、浙江、廣西、蘇州等處。次第設立。辛亥鼎革。類多停頓。民國四年教育部公布通俗圖書館規程（見本章附二）。圖書館規程（見本章附二）而各